



07096

魏伯子文集二卷目

書

與曾彭

與友人

荅友論文

荅石公論文

論死義傳

再論死義傳

荅友人

與周公

與甘健齋

與甘健齋論詩

復甘健齋

與皇市君

論君子小人

續論小人

魏伯子文集

卷二

一

荅葉尹如

再荅葉允如

家書

尺牘

與李咸齋

與麗大師

與木大師

荅曾庭聞

與人

荅劉漁軒

與石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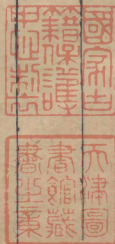
與曾止山

與雨三

寄凝叔

荅石牀

示子 五條



與友人二

荅友人

與周公

荅方大師

與從弟

荅魏

與羅餽牛

與陳氏

示子

荅友

寄世傑

與懋中諸子

與人

與咸齋

示子

與凝叔

東成齋中叔

荅人

魏伯子文集

卷二

二

與甘健齋

荅友

與嗣豪諸郭

荅平叔

與凝叔

與友人

荅季生

與龐升公

魏伯子文集卷之二

書

寧都魏際瑞

原名

善伯著

叔弟

蘇外叔訂

〇〇〇與曾彭書

蓋聞少伯吞吳遂決五湖之志子房覆楚蚤從黃石

之游故子胥不見王之不可同量終盛尸以鳴夷韓

彭不悟功高之足以震君遂置身于俎醢此在有功

者不知所以自抑尚不能以令終况乘人之危而因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曾彭一

一

以為利者乎昔者屠岸賈欲滅趙氏文子卒覆其宗

楚平王族伍奢子胥終喪其國此在一家猶且有然

况株連蔓引以相推獄者乎竊以襄子漆智伯之頭

三來豫讓之刺楚人射吳起之額鈞貽滅族之殃此

在報讐者且不可以過情况羅織無辜以相荼毒者

乎故曰虐我則仇疾之已甚則亂此為人上者而已

然矣又况于力敵勢均同在編戶者乎是以聖人有

疑刑之赦君子聽訟得其情哀矜而勿喜王法殺人

者死天地之大德日生不善降之百殃滅身由于積



惡是修德者猶有懷刑之心况造罪府辜而能無所
自絕于天乎昔者嚴延年之母知其子之必入于刑
馬服君之妻知其子之必敗何則心毒者必死而氣
驕者必亡也來俊臣之入竄公孫鞅作法自斃無有
施而不報無有平而不陂戒矣慎矣恐矣懼矣豈可
勝言哉語曰螳螂捕蟬豈知黃雀之在其後天道顯
而人情直則繒繳且我及也今者不幸而人有覆亡
之理此說我當排擊之名形勢相牽無如何矣伏聞執事
有無已之心而幾幾乎過求是非所以凝承天意而
魏伯子文集書卷二曾彭二二

保哉其身家也

人。題。後。著。此。以。文。格。能。而。有。力。愈。
夫寇窮而追者必反戈大窮而逼者

必反噬何則勢窮者知死致力塗窮者倒行逆施也

制。愈。厚。

滿風之帆實受傾側快心之過必有餘殃惟執事察
之矣

叔弟冰叔曰雜証雜喻硬排十一段却段段變化
此真秦漢文字至于危言警愚雖聾瞽者亦聞見

矣

爲君子者不虞有曖昧之心而虞有曖昧之事然既
已有曖昧之事遂亦能生其曖昧之心是以爲君子
者能違衆而不授人以可議之端不恤人言不與已
以不明之事夫名者世之所爭實者已之所受已不
受實而徒損其名則君子不爲也周公居東二年曰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夫周公之心與天下後
世謂周公之心豈不顯且庸哉而公必辟之者所謂
自盡其忠誠而已故其後大義滅親而天下不以爲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三

惡誠以周公不授人以所疑也今之人嘗舍曰欲之
而必爲之辭曰事有不可已勢有不可逃情有無可
何如然則天下之不可已不可逃無可何如者衆矣
彼弑父與君其人亦必有不得不然者是以君子斷
諸大義也物之感我者甚衆我之應物者貴明感而
不應則感者窮矣感而應之則感者入矣夫一感而
卽應應之愈生其感感之應之至于不可底止者天
下事往往然也是以君子貴其不動也夫爲小人者
往往始于疑信不決始則猶有疑焉而終則信之矣

如則止于信而終則安之則無所不爲決防而踰範矣故欲爲君子者持已接物不可以不慎也

叔弟冰叔曰至理切論論感應處尤精身經閱歷乃知其言之曲盡也

○答友人論文書

嚮者伏承虛懷欲悉文章之道自愧心浮學淺無以知之然竊彷彿其大概謂文章必有所以爲文者夫所以爲文者非他則情是也文乃極天下之虛變化神妙不可方物而所以本而發之發而達之而盈于天地之間者則非有至實之物無以相致故夫人之涕唾便溺也必有氣焉以充之而後出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也必有脉焉以貫之而後榮故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情者辭之本也本不立而未具焉天下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五

無斯物也書曰辭尚體要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夫既有體有要而見之乎情矣故凡託爲浮華彫飾而矜誕敷衍以成其章者是皆情之不足者也愚嘗爲之言曰不患文章之不工惟患性情之不至蓋嘗觀于愚夫愚婦號泣歌舞之誠其言初不足以爲文而其出之口者雖聖于文章之士往往極其工致而無以過之蓋其情極意誠精神皆赴是爲源盈而溢之候必將洋洋充滿心手相得以成其章操觚擗管之士逆而遡焉不可得而幾也古之樂府如公無渡河

朝見黃牛子夜莫愁之曲著矣而古詩十九首蘇李
贈答木蘭仲卿羅敷諸篇往往歎爲不可及者豈非
以情詞真朴味醇腴而體厚耶陶公之所以腴諸葛
武侯李令伯韓昌黎所以使人讀之涕下則亦豈徒
工于文而能之近見某某各爲古文一者家數大備
形貌儼然而中無所有不堪畢讀一則勤勤懇懇未
嘗爲文而英華體段亦成于法夫而后知文之必生
于情也故爲文者能于日用行事處心積慮之間力
反真朴以立文章之本而后涵泳古人資其體法以
成之雖使泣鬼神動天地確然無餘致矣而何章句
之足云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六

李成齋曰通篇以情字爲主隨筆成機局無間架
照應之跡尤爲佳處

○ ○ 答石公論文書

承以制秬相示今憑臆見論次夫文者在勢大抵逆則聳而順則卑逆則奇而順則庸逆則強而順則弱形家以順龍爲奴龍播家以逆勢爲霸勢是故一逆不已而再逆故一波未平而再波虛多于實則實益榮如果木之實一而葉則倍蓰什百是也且虛多于實者非虛多于實蓋以攻實之不可攻而發實之所未及發天下之實一而已矣一必有二三其二者虛也天下之順亦一而已雉矢而墮鷹終日飛而麗天者

魏伯子文集 卷二

雉不能矯鷹飛矜持激蕩而翔倨也出題入題之際貴于翔而後攫焉翔而攫攫必中翔則屢也攫一而已逆不嫌其兩作洎至也順一而已非無平衍大雅之章不事拏擊足盡疊疊之致然其中亦必自爲轉折自爲波瀾由淺入深而以虛引實伏讀浸潤膚受之篇竊謂文章之道亦具二者蓋紆徐委宛鉤索而人情者浸潤之道其若惟若驚縱橫澎湃矜挾露訟翻騰而不可止者則膚受之愬之道也識力之文力或不繼則不能盡識之才用其或者舍逆而取順實

有所專而虛不能相破乎夫人之相鬪未有相抱而
可得志者也我雖抱彼而四體見拘無所得施猶之
彼之抱而困我而已因次高文旁及于此

彭躬庵曰文最翔矯前篇主情以言體此篇主勢
以言用文章之道思過半矣

○與凝叔論死義傳書

語曰太侈苦替難乎其爲上也太陋苦卑難乎其爲下也賢人之上有大賢大賢之上有聖人等而上者不知其凡幾矣賢人之下有中人中人之下有不肖等而下者不知其凡幾矣顧以賢爲聖賢旣非聖人將疑其賢以不肖爲賢人將愈暴其不肖之罪何者過情而售僞人心之所不服也今夫河之與濟清濁未嘗不相並而人之挹之者雖棄其濁猶取其清苟欲揜河濁而使濟渾之則河終不清而濟適濁而不

魏伯子文集

卷二

九

可挹死義傳之作所以表忠臣著志士也而誤失其實甚者使不肖等于賢美惡無異詞真僞無差等則是曹操可以比文王而仲尼實陽虎也是故善惡不欺者修身之至誠功過不掩者立言之善道善善雖長好惡不可拂衆激勸雖怨是非不可無乎要使各得其實則鬼神安庶民服風俗勵而人心正矣夫上者志也次者事也事與志而相得又其上也無其志而號其事與無其事而號其言以至於與寇攘奸究等而盜乎一節以勝之者有王者作是不待教而誅

之矣。而猶得與忠臣志士並稱。而莫異此天地鬼神之所不赦也。乃或者曰。取其一節。以爲風。則亦在乎善爲之詞而已矣。子乃論列其傳。并其目。更之曰。義死。義死者。其于死。義所由分也。其觀覽之。迭相反覆。而不厭焉。

季弟和公口論似刻而實平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十

○○再論死義傳書

復書已悉茲具論之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者必誅
趙盾不越境不討賊董狐直書弑其君是故有不死
而后得其正者如晏嬰哭莊公答崔氏之門人者是
也有死之爲不足錄而罪不可以未滅如孟陽石之
紛如十人者削不書他如孔父仇牧則書之者是也
史者所以助賞罰賞罰不及而史賞罰之則人畏其
義而知所向昔者凝叔嘗言之曰奸僞而得合名與
梟賊而逃斧越者非有地獄之說則不能息吾不平
魏伯子文集書卷二
十一
之心地獄其不可知者也今有的人生爲穿窬殺掠之
行而死獲取義成仁之譽其爲人心之不平者宜何
如楊萬諸君子殺身屠家以謀國事死亡痛苦慘微
天地后之人感激其誼以爲愛莫助之于是乎著之
于謳銘傳之于記載尊爲日星河嶽不可幾及蓋所
以自慰其心而使后之人之聞之者則必有以奮然
而興起彼穿窬之盜忽躋而上下其間鬼神抱恫志
士扼腕不亦甚乎人有殺人而抵罪者父謀所以出
之獄之中有死刑賊曰厚賂我我承之以脫而子夫

死賊其必死者也。死無加而得賂厚。何爲而不爲國
變之初。不肖宗室及無賴之鄉紳士。庶恆假義兵以
劫奪于民。尋私怨屠及赤子。徒倚村聚。民不得安其
生。至罵之曰。朱賊夫。使人罵朱爲賊。此輩之罪。豈可
勝誅哉。故曰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也。言之不順。事之
不成也。此不可以不慎也。

承長書見示森然如河漢而無極也又承命瑞鬯復不敢不竭其愚以對所云極重大者克已做人一事竊謂此事人人言之而無一當者則以其情尚僞其事尚虛其志尚言又莫患于其言太精不顧其僕其論太篤反失中庸夫巧匠能施彫繪之美者爲有樸也聖人能盡聖神工化之極者爲有庸也苟不務近而先謀諸遠不能粗而欲致其精是未步者學趨未能言動而思歌舞也所云向日志氣在文辭一路正

魏伯子文集

卷二

十三

恐詩參李杜文擬韓歐又豈得爲豪傑之士竊謂斯言當矣雖然文所以不如行者文虛而行實也使不致其實徒棄其文則不如執一藝以成名者猶得繫其身心不至如游民罷士之偷惰而一無所就又况韓歐李杜其詩文各有原本非苟然爲文章者哉所云凡事無不刻苦而能自成立者竊謂大而聖賢小而工技誠不出乎斯道然所以刻苦者在行不在言在誠不在僞在實不在虛萬分之似不如一分之真

騏驥一日馳而千日息不如駑馬終歲駕言之至精

不如行之至粗許之一斛不如與之一斗者矣。所云此事易入僞妄并有始而鮮終竊謂誠至而僞散猶日出而雪消也。吾僞吾妄吾無不知知僞妄而僞妄者非易入也故出也將凡事非此無以論觀美焉有始鮮終終宜策也始且無矣終于何附所云師友之資斷不可少惟難同方術者其人竊謂師友之資譬諸藥食吾有善美食助而養之有惡良藥攻而去之然則藥與食者非能徇吾之滋味而合其嗜好也燕昭能以郭隗爲馬骨田單能以老幸爲神師雖非其

人而卒收其效而必謂同其方術于是乎教玉人以琢玉教疾醫以爲醫取日以多病日以長勢所必至所云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是放飯流歃而問無齒決也竊謂人之所以爲人者五倫而已事無細而不巨行無終而不始蜂虻之刺不能任何言乎白刃宴飲之約不能踐何言乎久要簞食豆羹不能捐何言乎千金一擲故爲人子者富則甘旨貧則菽水不必俟天下萬方之養也行

則迨隨坐則侍立不必希嚴父配天之文也有善則

喜有過則憂不必冀顯親揚名也。小過則幾諫大過則號泣不必舉底豫允若也。而今之高談尊養者肥甘先于妻子以爲後將萬方天下養其親。觝忤形諸辭色以爲後將享帝配天敬其父。所謂舍爾求遠舍易求難徒取飾于言語以欺夫盲瞽之士而識者笑而譏之。仁人君子等諸穿窬。究之徒而誅之無恕論豈非僞不可售虛不可恃耶。所云凡人之病患不能知真知則病自去不待費力驅除。須如知衣之必能煖人食之必能飽人烏喙之必能殺人竊謂人之

大病在不能行不知不行猶望其知知而不行無復可望。聖人所謂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夫今人非不知好色之必死好之愈力非不知貪食之必病貪之愈多非不知昧心取財之必悖出而贖貨無厭非不知舞文弄法之必犯罪而爲奸滋甚。凡此者非不知也不能用力驅除而溺于所好也。故知法而犯者刑必倍諱疾忌醫者身必亡。所云藉于師友非以彼此夾持爲存誠居敬之地。又不在教爲端襟危坐以收放心竊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聖人所以教人者，要不出此。放心不收，是猶家無主人，誠敬不存，必爲必肆。旣無主人，又肆且僞，雖奸非盜賊，何不可爲？是以古人必正襟危坐者，一以存其誠敬，一以厲其精神。譬如懸梁錐刺，使怠惰之氣不設于身，又如官府鐵面下臨，吏民在下者，生懼惕之心，在上者，不敢有戲論之色。端氣疎習，蕩不樂拘節，然見端人，莊士，則必敬而畏之，不敢以爲迂者。蓋誠有見于此也。所云最苦無復黨侶，偶負此志，益爲子立，倘與人言，惟有哄然而笑，竊謂人同此心，心

魏伯子文集

卷二

十六

同此理。天下之事，非必我盡知之，而人皆不知也。吾以爲人皆不知，則自以爲是，而妄者有矣。自以爲能而盈者有矣。且自以爲得而欺世罔人者有矣。吾恐人笑吾言之不忤，不慮其以我爲異也。又承以此冀瑞肯爲觀摩，與有成竊以瑞之碌碌，此事尚未夢見。然人肯自治，何非它山之石，不必問其人之肯與不肯，但在我之資與不資。又云上談有志成立，必非不出閭井，可以倖致，猶當作計遠游，冀得明師。又云近日習氣，稍能勉爲變遷，瑞竊幸矣。幸矣。雖然，不敢信。

也。今或地無方里之遐人無齒牙之齒者其學其識
縱不足以爲師而亦未嘗不可爲友而足下足不出
閨房聲氣不通尺素離群索居甘自子立然則雖或
遠游吾恐四方明師良友不可得也來書有云前月
忽有所感自是極重大事欲因謝客得過商之瑞竊
以爲既極重大矣咫尺之間乃須因事相過而卒未
嘗過然則非重大者且如之何此瑞所以不敢信其
有遠游之志不敢信其能勉爲變遷不敢信其所謂
刻苦成立師資做人之語一若徒取言之可聽而矜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十七

重以相示也。夫人欲信友必先自信欲得自信必母
自欺而今之爲學者其得意在文章反謂文章爲小
技其得手在僞妄乃謂僞妄爲匪人喜肆情而畏拘
束則謂嚴謹者爲迂好將順而惡切磋則謂直諫者
爲異己又或憚于改過而以補抹爲細事恥于下人
而以近交爲不足也詩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口者
騰口說也申公曰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語
當不倫惟恕諒之

邱邦士曰語語着刀着箭而出之如輕波流電散

散蕩蕩千頭萬緒合將攏來反覺一段極平極
之情足以中人天下之至文也

甘健齋曰此真講學之言真講學之人以救虛言
僞行是起死回生之藥也

○○與周公書

伏承古文諸詩命爲點次。顧有白者。某于明府以受治。則百姓之于官府也。以後學承先正則弟子之于先生也。今某請暫釋官府之嚴。畧先生弟子之規則。使愚志內舒。餒弱之氣得以無懼。而自出。昔人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千古在上者。我之作述。不能有過于古人。千古在下者。古人作述之情。亦不能有過于我。子孫之于祖父。或肖其形。或肖其聲。或肖其性行。或一體。或其體。而或一無所肖焉。然而爲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周公一

十九

其祖若父之遺。則雖一無所肖。而必不可謂非其人。之子孫。若夫學古人而極似古人。既已先自似之。而何貴乎吾之代之增其篇什乎。善乎孟子之言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莊子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夫舍黝之與曾子。子夏。萬物天地之與指。與馬抑何嘗分寸之相似哉。楊機部曰。王孟津作字不能名其爲鍾。爲王。爲顏。柳。虞。褚。歐。米。而行筆落墨無點拂。無來歷者。故曰。孟子。莊子。善言似者也。機部善言本者也。詩至漢。魏。陶。杜。文至班。馬。唐。宋。大家而止矣。

而今人之稱人者輒曰秦漢而上曰超某某過之夫秦漢不可上班馬陶杜諸公不可過也是故今之序人之文者序其德行矣又序其政事矣且序其祖父兄弟矣而尤祝其異日者作大官當大任區區文字爲不足多夫諛人小人也好諛俗人也今有人自安于小人而待人以俗人而人不之怒其于文章之道尚可言哉愚竊以爲大家之文其奇者在至平其密者在至寬其曲折周翔斷續轉換者在直其味在平淡其腴麗姿致在朴此體識之所以爲大也古之爲文者或得一致快然已足後之人之服之亦賞其一至無復過求然則古之能文與能論文之士其于文章無不全具亦唯能得其一美而不必求全者意尤不可及也今繳所示詩文附以論議不敢昧寸心所自知不敢上負採擇之心有言而不吐不敢濫加丹黃罄篇點注傷大家之風不敢壘壘善諛以蹈不敬之罪伏惟就其癡樸砒礪斷削之

越辰六日佳論如鋸木屑而叅差排蕩得周秦諸

十一月十一日有信附湯使來想不浮沈日月又既
四旬所造當復有進境也嘗論程山諸公本立功淡
皆我師範黃維緝陞健齋又能見諸行事有用之學
非虛談性命者可比而愚則以為維緝見義必為聖
賢中之豪傑吾黨所宜萬分愛惜莫邪于將用以屠
割龍虎是為適宜苟所鐵所石非折則缺以割狗彘
遂失威靈夫聖人之道不在位則不謀君子藏器待
時而動易稱儉德辟難語云危行言孫孟子有不為

魏伯子文集

卷二

與甘一

五

而後可以有為苟徒感見義無勇之言執志士不忘
之說則俊廚顧及覆轍在前從井救人孔子所戒况
維緝上有老母外有尊師攝政不敢以身奇人子在
回何敢死斯何時哉可以戒矣孔子曰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暴虎馮河吾不與也夫惟道德理義之人能
不屈于時勢然正惟道德理義之人而后可與語時
語勢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又曰善強者能弱善
勝者能敗敗所以全勝而弱所以保強也道有所不
行勢有所不迫財有所不給時有所未至則君子變

屈焉。後服過未。陳蔡要盟。豈聖人所欲哉。仇莫大于
弑逆。孔子未嘗伐季氏。而討陳恒。禮莫重于親喪。原
壤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瑞亦未悉諸
君子之何者。宜行宜止。而言其大概。冀臨事之際。將
有所以戒懼而審處之者。此爾齋凝叔和公之所欲
言。以瑞躁動。妄行常犯大難。故使親切言之。足當殷
監。其或言之不倫。則榘齋又宜有以教我。也。

彭中叔曰。識時務。正是明理處。語皆精迪。有實用。

○○與甘健齋論詩書

尊詩闕畢其甲乙批論具詳冊中中間涉道學誠勉者十百不存一二蓋此詩難于他作非洗刷精鍊出之警策必庸泛而不堪昔人謂僧詩無禪氣道詩無丹藥氣儒者詩無道學頭巾氣乃爲傑作夫氣且不佳况其字語庸庸而用之既厭者哉程朱語錄可爲○叔○弟○云○妙○聖爲賢而不可以爲詩程朱之人亦爲聖賢而作詩則非所長也簡鍊之功不但選擇字句苟非體認而入與有得而出者則均之此理而情事不切詞句不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廿論詩一

三三

警神氣不王故語錄無語錄氣斯謂之佳而况詩乎大抵作詩作文非神氣洋溢有發不可禦之勢則必不能信手信口速成妙緒雖有小致如市井少年能達可厭雖有格言如老婦家常絮聒不可耐究言其弊總由識不能自擇力不足以自持又以性所篤好故所言所事往往強擲而歸之故至此耳文莫重于氣格語傷于氣雖甚美必刪夫美小而所傷者大亦

奚貴焉愚故曰字之精不如句之鍊章之奇不如格之老詞之灑瀚不如氣之有餘也端與家叔季所商

酌者如此敢以質之健齋

叔弟水叔曰極有體認識體要此道學先生善知
識金丹也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復

三

覽寄中叔札洵如所云則所爲亦不容已但諸子所慮者諸公執理而不善其用理義之用濃貴閱歷世情若執理而無濟且或有害苟非君父大故則寧不作可也丈量之舉頗聞某君欲與當事爲難此誠理義之勇但彼財勢旣豐且居高而臨我我與攻訐徒爲督撫淵敵而已督撫受賄則必摧我以謝賄者之忿蘇州朱巡撫敵邑王縣官瑞所親見而親知也某君徒以道義重于有司而于上官無杯水一芥之餽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復甘一

三五

彼之于我爲何如者而謂我遂得直我雖素爲鄉里所倚而力乏于上勢不得行豈可苟然殉之而一試哉瑞非徒謂人當縮首正欲勝著在我使此事立而它事遂則小人知所懾吾之威德可以終庇乎人倘憤于一蹶後有小者亦不能勝而小人無一可畏之人則所傷大矣故曰猛虎貴在山之勢君子有臨事之懼蓋欲畱此餘步以應必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夫吾黨平日豈樂俛首而頰眉者乎幸參論之

○○與皇甫君書

昔漢高帝以天授之資善將將之畧而韓彭英布爲
比肩之人諸韜鈴之法懷利欲富貴之心故困辱之
以折其氣駕馭以使其才厚其土地封爵以饜其所
欲而後世遂曰高帝能顛倒英雄然其時商山四皓
招之不至矣田橫義士五百人赴東海而死矣則夫
所謂顛倒者特行之于貪利之人而不能施于禮義
廉恥道德之士也以天授之才尊爲天子如漢高帝
猶且有不得行而况其餘者乎今有愚人智不及中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與皇一

三六

庸名不出閭里偶得一官妄自尊大遂簡賢慢士濶
視大言曰吾欲顛倒英雄夫顛倒英雄者天下大英
雄事也其氣識過于英雄故英雄雖知受其顛倒而
己才得伸己欲得遂不能不屈意而從之庸碌之子
守禮義而處踐迹而行猶不免罪戾焉而曰吾欲取
英雄而顛倒之嗚呼何其愚之不可及也且夫天下
之易欺者莫易于自謂人不敢欺天下之受諛者莫
過于自謂我不好諛多疑之夫恆善疑君子而信小
人好名之徒往往己欲名而左右爭竊其利故曰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不曉事性。執拗王安石。所以毒天下也。好問好察。大舜所以爲大知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郭公所以亡其國也。夫以愚下之才。備驕吝之惡。好諛惡直。信奴隸任宵靡。而專意于簡賢。侮士以逞其恣肆之妄。曰吾顛倒英雄之術如此。嗚呼。非真顛倒悖亂。至于不可救藥者。亦安能爲斯語耶。執事其亦察之。

叔弟冰叔曰快論而欺諛一段尤爲刺骨

○○○論君子小人書

夫小人者辟如病衆體安而一體病則衆體爲之不
安辟如糞函牛之鼎具入珍有勺糞焉則珍味皆棄
又辟如火一星炎炎萬頃焚灼又辟如毒螫螫者針
芒腫潰者升與斗從古未有用一小人而衆君子不
被其禍者也一李林甫而張九齡諸賢逐者逐殺者
殺矣一王安石而司馬韓范諸公罷者罷去者去矣
終唐宋之世而亂亡相繼者二小人之禍爲獨烈也
夫小人者莫不有小忠小信小才小智以固結其君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論君子一

五八

否則諂媚逢迎吮癰舐痔以順適其君之意其君亦
遂甘棄衆君子而獨用之于是好惡偏喜怒僻是非
淆而賞罰亂矣惟君子直足以犯君守正足以招忌
而不合道之不行則奉身而去是故君之愛語到入止也小人也不
甚于妻妾而視君子如苦藥利刃之不可一刻而不
屏卽至于傷名亂法敗國喪身亦隱忍而莫之悔也
而說者曰君子亦有過小人亦有善然則善不愈于
過乎曰君子不能無過也而小人必無善毒腊而加
五味是不無適于口也而腐腸穿脇者旋踵而遂至

是故玉味其不嘉而傅于毒腊之內則養人者適所以殺人人又甘之而不知其毒是以其術非殺一人而遂止也夫衆人之身莫不有善而有惡而天下獨以此一人爲小人則雖有小善其不足取亦已明矣既爲小人而今有善焉吾恐其惡之至隱毒之至濃殺人而人不悟者將更甚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嗚呼此不可以不務白也

叔弟冰叔曰透切處能補歐蘇諸論所不及筆力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論君子二

三十九

勁悍可以寸鐵殺人○此亦有爲言之不激切不足以致當局之蔽若更推論則小人亦有貪詐可使者亦有良心偶動真心爲善因而獎進可令晚蓋者若槩以小人嚴拒之則絕其改過自新之路而或以失可用之才因特因人固不可執一端以自處也

○○續論小人書

夫。小。人。者。不。特。不。可。與。爲。善。而。亦。不。可。與。爲。惡。同。招。納。貨。賄。也。則。彼。詈。我。爲。貪。同。工。詔。諛。也。則。彼。憎。我。爲。賤。同。持。事。執。權。也。則。惡。我。爲。專。議。我。爲。妄。已。之。所。能。則。責。人。之。不。能。已。所。不。能。者。則。又。忌。人。之。能。故。小。人。無。一。而。可。者。也。然。而。小。人。又。不。能。無。黨。爲。之。黨。者。莫。不。各。思。相。用。欲。我。爲。主。而。他。人。爲。之。奴。始。合。之。時。千。萬。人。之。心。已。如。挾。欠。而。各。相。射。矣。呂。惠。卿。叛。王。安。石。蔡。京。蔡。攸。父。子。相。軋。蓋。不。必。其。已。然。而。君。子。早。辨。乎。魏。伯。子。文。集。書。卷。二。論。小。人。一。三

此也。小人既合其黨以攻君子而復分黨與小人相攻搏擊不已其害遂中于君國。至于天子垂泣大廷宰相誤我父子雖知悔恨而事已不可爲矣。夫君子善退小人善進惡者如豺虎之必噬蛇蝎之必螫庸碌者亦如青蠅蚤蝨之漏燥而不可安君子知不可與爭也亦何心而不去哉。爲國用人者無傷君子之心而售小人之術庶幾乎其可也已。

叔弟冰叔曰發上篇所未盡尤爲刺骨

○答葉尹如

九月初十日于松陽得來教竊謂足下貴冑英年斷
然畢志于聖賢之學此古人所不易觀也。瑞有數友
嚮年結屋翠微名曰易堂日究精義致用安身之道
故瑞亦稍竊聞其說大抵易之變化全著于象宋儒
徒據乎理似僅一說夫既名曰易則貴變通變通之
本原自不易殊塗百慮正變通之驗也。語曰識得一
萬事畢愚云萬事畢乃識得一夫不畢萬事何由識
其爲一故人之爲學者必于日用事物求其妥當如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答葉一

三一

欲穫稻不求諸稻但爲耕鋤灌溉稻必穫矣如欲成
井不求諸井但爲去土掘石井必成矣。聖人言仁必
言其事如答顏淵仲弓樊遲司馬牛皆非空言仁體
教人體認太極蓋事當乎理卽謂之仁聖賢學術原
欲施諸行事非但爲正襟危坐而設故曰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宋儒輒議韓范徒有經濟惜未知道夫韓
范功業與蕭曹房杜似有分別但口中未言正心誠
意而已總之持己者宜密以嚴處事待人宜寬以恕
若迂執一法譬如方輪不可轉動不但舉一廢百并

其一而廢之太極日日在前何足貴乎作事如王文成處物如大程周子然後可謂真道學也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此語最爲有味夫謂之平淡則非高自矜持謂之乃造則非遽然可至故必閱盡世情乃見道情道情卽世情之恰好者耳來翰所云一致而反百慮之爲難今且料理百慮可也大抵事不可迂情不可不近故孔子曰能近取譬又曰忠恕違道不遠吾黨爲學因其易者勉其難者事貴闕理必躬行而已至于諸儒格物主敬存誠致良知各持一說要不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各葉二

三

過自其一已得力者言之我正不必執一教門以啓爭辯此瑞所聞于朋友之說敬陳左右以備採擇若瑞則于此中尚未夢見不敢頌言自口以取大賢之鄙笑也朋友不可無瑞二十年來親受其益故實見爲一日不可少之良藥美食惟足下留意焉

叔弟冰叔曰語語踏實地故自蠶撲不破然亦有偏着未員處如子淵喟然之歎高堅前後又非切實了當語便足當也分別觀之

○再答葉尹知書

伏請來書云象之爲言乃天地萬物之實體此確論也夫象乃至虛須臾忽變然成此須臾之象者必有其所以然是故所性根于心則生色見于面人事悖于下則天道變于上觀其所變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謂易象之難明者若坤爲牛又爲馬乾本爲馬又取震龍豈乾與震合乎夫震得乾一索是爲長男則肖乾者莫如震故乾健而震動震得最初之生氣在東方而爲木龍木也陽精而潛于陰故震一陽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再答葉一

三

在二陰之下古人謂梭杵之能化龍以木屬耳乾之六爻曰六龍則乾亦龍也而乾不曰爲龍者以震所專乾與震合斯理爲不易矣若夫坤之爲牛是坤順之本體而坤德爲地至于載物馬者載物者也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則坤之爲牛正言其體坤之爲馬兼言其用而謂之牝馬則與乾有異也夫曰乾爲馬矣而又曰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坤爲牛矣而又曰爲子母牛是以牛馬爲象者亦非定指一端而震坎亦有其于馬也爲善

鳴爲美脊之類。則是自乾坤大概言之。則爲馬爲牛。自其至賾而言。則非馬牛之一象。爲可盡也。今夫山川之氣結而爲雲。其降也。則爲雨。而凝之也。則爲雪。是三物者有異矣。故曰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象之所以爲妙也。通易三百八十有四爻。其象各有所適。而莫不各有所主。又互有所錯。而莫不各有所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至所論大學親民之說。不過新之譌親。而本傳釋以日新作新。維新者其文甚明。不足辨也。凡諸臆說。皆祈有以教之。

魏伯子文集

書

卷二

再答葉二

三

林確齋曰。各有論緒。文亦錯落多致。

覽信知弟姪兒輩平安甚喜書中念我事煩恐致勞
疾然吾所以處此者有法也蓋事務雖煩惟厭者覺
其煩行役雖勞惟苦者覺其勞不厭不苦則有道焉
吾既有賢主人而日供我以粱肉衣我以繒帛我乃
自究夫興革損益經世之務知刑名錢穀之政寄平
日好善惡惡利物濟民之心聞朝廷四方之故及其
巡歷則又資舟車具乾餼而我乃悉覽名山大川城
郭都市土俗民情不費一物所得已多則豈惟不厭
且甚喜豈惟不苦且甚樂喜而樂故吾心盡而與主
人相得而益彰是人我交成身世並涉平日之學術
亦有所徵也古人當艱苦拂亂便藉以增益不能逆
境便宜道無過此者况我所處乃甚順乎今則倦飛
而知還矣相見在即又何能不樂哉便中即此以道
平安

叔弟冰叔曰古人無入不自得無處不自增益只
是此意此妙說得家常茶飯使上智下愚皆可立
地飽煖然爲賓幕者尤不可不知

魏伯子文集卷之二

尺牘

寧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著

叔弟 禧冰叔訂

○○與李咸齋

嘗登匡廬望彭蠡雲霧繼作忽不知有東西上下忽
鴻濛中間迸裂一疇忽見小舟疾馳如螳過隙忽然
此疇又沒黃崖之泉雷轟虎闕六七里谿林田舍人
聲鳥語皆在瀑布聲中今苦雨連旬雲生窓戶巖溜
魏伯子文集尺牘卷二續 三五

○與麗大師

某于大師如檻猿籠鳥瞻依麀鳳舍弟歸具述論緒
佛法祛魔魔正可護佛法某雖蹇駑有鞭策矣

○與木大師

瑞簡首敬問道體無恙所誠所受奉持無竟不敢更
容啟也

答曾庭聞

危峰苦雨孟夏如秋蘇子既恐高寒賈生仍嗟卑濕
水流花開與世相隔則又堪自怡也

○○○與人

聞足下極詆某公益謂其近作道學某輩道學閉門
可以修齋誦經開門亦可以殺人放火惟足下珍重
叔弟冰叔曰奇險語然是至理若道學不能殺人
放火畢竟未曾致知格物道固有當現魔王身而
說法者自古聖賢大儒皆有之勿河漢斯言

○答劉漁虬

書扇餘地頗多然不宜題詩于此遠水平山以空濶

魏伯子文集

續尺

卷二

續二

美

爲妙也古人款識正如文章手眼詩題像目不可苟
作端居多暇與予同之

○與石床

紙九章爲作水墨畫稿以疎放奇簡者爲致嘗有畫
意如泉欲涌而筆不能追或作又甚杜撰杜撰者畫
之所以起也而不可持示人石床告之

○○○與曾止山

曉聞鳥語知是天晴起來獨立洵至樂也

叔弟冰叔曰十六字如讀陶韋全部詩

○○與兩三

佳詩體段已成但精神不振拔則體格不高強氣力不堅厚欲落筆間再三提起則持滿既久一發而莫可禦縱筆所如直追相及矣作詩作文莫患乎胸無全體之見而隨筆補湊之精神要使勾鍊以求其純所以止見精神別無文字又惟多讀書乃可以厚養氣氣力堅厚餘者無難至矣

○○寄凝叔

聞鑄甥傑兒易堂諸小子私作詩文諸先生父兄嘉

魏伯子文集

八

卷二

三

三七

許之祖塋李泌世不一人吾子弟豈皆神物倘不保其苗必折其秀徒有容遂童角之風終身枯委無所用耳今人不忠才少正患才多且小時了了大時夢夢也

○○答石床

伏承書以傲惰相戒竊以傲本非德而有志之士尤或羞之蓋傲人者必有所挾苟有所挾則過我者有以勝我等我者有以敵我然則徒取不如己者而快意耳亦何榮哉君子以為不敢狂者視為不屑端雖

至愚何敢出此

叔弟冰叔曰語最爽透○嘗有友乞言于余余曰子傲而輕人只是看得自己小便裝載才氣不下耳以手掬水注杯則溢若肯以身爲盂盃則一掬之水不足爲涸况又大此者乎狂者不屑語自是譬傲人捷法

○示子

心如器物置則生塵又如山徑閒則茅塞須時以詩書之氣巡歷而拂拭之又如小兒放鳶手中有綫雖東西高下無定所去正復不遠宋人有新居詩云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簡照身心不可不

魏竹子文集

八

卷二

續四

三

知此意

○又

文之雄者如千里長風感大塊之噫氣而發洋洋浩浩快其所如而莫能遏也春而廡草翼苗秋而振蓬捲藁喜則披襟漾帶怒則海立山飛不知其所以然矣其倘然而來忽然而往者花雲烟雨飛逐其間而塵土泥沙未嘗稍擇作者既不自知而他人尤不可以學爲也後人學陶不學其人而學其詩夫陶公之

詩豈學其詩所能學者哉

○○○又

此事不得大意。如隨燈行路。只步尺寸之光。所過阡陌坊衢。曹然不識。雖身歷之。如未到也。

○又

信陵君爲侯嬴御車。嬴乃曰。吾之爲公子亦足矣。王生令廷尉結襪曰。吾無以報張公。以此報之。汲黯不拜大將軍。乃曰。大將軍有辟客。固不重。耶。古人施者受者。是何見地。是何胸次。今人稍得尺寸。或席門地之餘。輒自驕倨。雖有道義休戚之人。莫進一言。卒之魏伯子文集尺牘卷二牘五三十九

○又

士君子作爲文章。自有良心本懷。不可矯誣粉飾之過。便類倡優。無情而盡其辭。則流市井。至于躡行堯言之徒。醜然不知自恥。每使讀者皇恐而忿恨之。非受陰刑。必罹顯禍。亦可戒也。

○與友人

頗聞某官好賢任俠。而先生作其嚴實。自此可以紓八口之顧矣。君子固亦有不得已者。然而益歎人生。

必得其遇也。都中書如命草就所切囑者。凡遇隱顯之人。萬勿高談忠孝性命。蓋此道既爲當時所諱。而人之稱諸子者。皆以爲足迹不入城市。今或游公卿間。而所語高潔。恐世士以爲某某之流也。爲貧而館。人或能諒。苟多所造。謂則議者或以爲得已。而不已焉。大約今人之爲人也。甚通。而其論人也。甚固。執男女之淫。至武氏完顏亮而止矣。然武氏去昌宗之梯。不使近婦亮于宮中。男女相遇者。不揚聲自別。則皆斬之。蓋今之君子。所以自處處人者。咸若是其通。且

魏伯子文集

尺牘

卷二

牘六

早

執也

○○又

更有商者富貴之人。雖號謙抑。而非如古好善忘勢之賢。稱謂之名相見之禮。定拘成格。意彼必將曰。汝果高人。不須見我。如必見我。則汝當貴貴。我乃尊賢。此唐太宗所以責蘇威也。瑞見京師諸貴言皆如此。但我既循分。又自重。無求。雖王公欲以一毫非禮相

加亦不可得能自高者只此而已不然既欲抗禮又欲往見彼貴人者安得不以爲口實哉夫孔子畏大人曰守分也孟子藐大人曰守道也君子道無可行而分所不在則自處者宜何如乎先生其有以知之矣

○荅友人

連日在三巘歸山乃得伏讀長箋淋漓滴知己之言徒令歛歔累日君子之躬厚而薄責者若是其和且平也瑞苦性率氣粗咸頰壯顏動爲朋友所棄然負罪魏伯子文集尺

卷二 續七

聖一

引慝之餘區區寸心未肯自伏竊謂忠愛微誠矢之甚切而善道未修辭氣鄙背往往愛人而反傷之則朋友棄我實我自棄每一念及未嘗不疾首痛心潛然出涕也來諭云浪有呵斥之傳夫呵斥則瑞豈敢然國中口語藉藉雖三人偶立亦有青蠅點玉之言瑞雖心忿而無以爲辯因遇某友曾悉道之爲其于故人蹤迹甚親可以因事相切也竊以君子得謗必有其因形迹嫌疑所當檢飭瑞復自念癡垢被體不敢以瘡痍之軀授人治疥之藥而故人表表當時爲

衆女所謠詠則瑞傷惜之心固有不知其所自出者
亦欲得一間隙稍進微言彼此在城紛紜無暇又恐
急遽不倫故終有負厚我之意茲藉來教稍引其端
惟君子俯拾芻蕘是區區所以報德也

叔弟冰叔曰委婉懇誠吾兄於朋友離合之故于
此可想見一斑

○與周公

時陞大同清軍

知使君榮遷行有日矣知己之分遠別爲難然丈夫
行志一日萬里其不敢爲兒女眷顧之詞增臨岐悵
悵之色昔張魏公先爲邊幕往往游歷塞堡好引兵

魏伯子文集

尺牘

卷二

續八

四一

吏酣飲而談因詢祖宗所以治邊者及關防要害甲
兵儲畜將帥能否莫不了然于胸及其當國但出取
諸懷中蓋古人不嫌細職雖纖瑣苛屑之事莫不貯
而歸于大用如此某自除歲以往病守窮山百日以
來未入城市然人情多變幸此孱穢獲保安靜禍兮
福倚洵爲有徵故知己萬里之行亦不能赴雙江而
餞也昔者孟公遠逝王丹贈以不拜某雖鄙陋久釋
緒餘竊比之心知所不督來詩一首并垂察之

○答方大師

四年京國碌碌依人疲累欲死俯仰身世爲是自悲
敬問和尚道體堅強伏臘無恙去冬十二月曾附鹽
船過吉州而主者以北風甚勁不肯收帆身若無柁
之舟隨風南北又如蠅行磨上欲西反東他人名利
我無一與而人步亦步人趨亦趨不覺噴飯滿案耳
棋局之新日日又日爛柯所未嘗載積薪所未嘗聞
固知劫灰冰海亦非盡生人之不幸也已記載成帙
名妄聽編齊諧夷堅未足爲怪將竊鐵匣沈諸深溟
滄桑或改足可爲人拾得耳楊永年來伏承手札垂
魏伯子文集續九卷二

聖三

念周至賢聖仙佛罔匪鍾情易堂諸子俱托平善惟
爾齋去歲喪子荼復不行瑞則三月旣望又爲牛馬
于贛州矣雖有翠微峰如徐福蓬萊至輒船風引去
一身一世如何了此耶不具

○與從弟

時文雖小道然必有一定間架段落一定體裁又必
有本分詞氣色澤以成就之如人五官百骸不論妍
醜而所以成其人者則自然不可易也有才未學之
士往往鄙笑此論不知善作文者惟能暗使而巧用

之若離此而欲求奇未見其有成文矣。其有奇文無頭尾者乃善藏頭尾。不以示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非無頭與尾也。大意布局細心練詞疎花小石之文宜雅而有章。長江大河之篇宜勁而有力。斷制議論之作宜嚴而有據。員轉滑稽之筆宜明淨而老成。以此推之一文必有一體一體必有一機一局非漫然落筆遂能爲也。

○答餽帖

所頒敬受嘗謂物以將情固却不受則是輕情而重

魏伯子文集

尺牘

卷二 贖十

四

視物也。慚感何如

○與羅飯牛

古人作畫紙高壁間閉戶旬月日夕相對忽有山水烟林天光地氣發于紙上經營慘淡執筆赴之凡文字詩畫精神踞一層之先落筆乃在此一若守此一便落第二耳。

○與陳氏

嚮者閩馬河西一見英氣特造握手今頭角如此丈夫重知己能無念鄙言乎桑梓之地多樹恩澤不他

及

○○示子

論人與文當觀其不足者。僅如是之不足。則大美者。吾從而定也。毀不沒其片善。譽不諱其小過。則真美。真惡者。人從而信也。

○○答友

夫八珍五鼎。不以奉吾友。于何更致其誠。蔬食菜羹。不以待吾友。于何更率其直。來賤道謝。翻令慙生。

○○寄世傑

魏伯子文集

尺牘

卷二 續十一

四十五

聞來信知兩叔遠行。汝大勞苦。吾思人生有大聚者。必有大散。有甚逸者。必有甚勞。吾家父子兄弟。和萃已極。山中清福。受享過多。得此一散。一勞。亦可消折災禍。古人當勞苦困餓時。便念此是天之憎益我處。卽自動心忍性于苦中。討出便宜。所以行乎患難。亦云無入而不自得。若止見其苦。一刻亦不能安。此苦反爲徒受。汝識吾言。當有董荼如飴之日也。

與囀中諸子

稍晴復晦。如人積怒之餘。雖有笑言。意終未釋。念來

每聞常奈之何

○與人

每有所訂輒謂忽以某事阻足下之忽然者何多耶
信之于人似無大害亦何用斤斤然必務失之而惟
恐不足者吾竊以爲迂矣

○與咸齋

苦雨不得伸志僻如常受勢力人恐喝聞聲而懼又
如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者朝夕來坐任人厭之終不
肯去也新晴詩奉覽兼酬看花之作

魏伯子文集

尺牘

卷二

牘十二

四六

○示子

天下之物不必皆爲我有遂無不爲我有心目所寓
受之不窮若必求其在我一物不得則一情不悅終
身無樂境也

○○與凝叔

天下事理本無窮盡古人畱不盡之意以遺今人而
使今人盡之今人亦知古人不盡之意卽于盡古人
者而畱不盡之意以遺後人惟無盡也我與古人均
爲作者苟其有盡古人必獨盡之我亦何所事事王

道蕩蕩大智閑閑此物此志也夫

○東咸齋中叔

秋山如水秋日如月言念吾子云胡不來

、答人

告神悔過之辭須有早歛恐懼之色來章雖曰自訟正如名士言疎嬾言癖言不合時宜歎悒之間翻寓自得

○與甘健齋

有人好于詩文攬入道學庸腐語或病其庸則曰此

魏伯子文集臚卷一 臚十三

聖七

亦一種不可不存或曰譬如飲食餒魚敗肉餒飯亦是一種豈可登之筵宴以備品數夫物之種種雖並存于天地之間而人之取舍不可不擇凝叔嘗謂畫貴傳神道子虎頭古今絕技使畫一踞廁遺矢者雖窮工極致然豈畫品所宜有哉

○答友

來詩意好語正而體製不合烈夫不可以狀貞女節婦不可以貌忠臣正性雖同形體固大異也

○與峒豪諸郭

猛虎不食伏肉。諸君不豪矣。何以報我。

○答平叔

蘇文閣訖子瞻才大而最有本心。故其言平恕而達。吾雖受嘻笑怒罵。殊不恨也。八大家文更無有如子瞻本心之盛者。其好言權術。則正是其所少。如趙佶稱帝。聊以自娛耳。

○與冰叔

不至京師。不足以知天下人才之多。不至京師。亦不足以知天下人才之少。

魏伯子文集

贖尺

卷二 贖十四

只

○與友人

此間紳士託知己加殊禮。吾輩何以得此乎。丞相長史。人所自奉。不必爲張君嗣也。聽言之際。尤所務慎。浸潤膚慙。伺隙易乘。勿使福建子誤我以誤蒼生耳。

○荅季生

夫西施雖如。不如東施。西施雖畏人之如之。而亦必不畏東施之如。蓋如者與受如者。各有其可如可受。甚相珍重。而未肯苟然也。今足下謂僕相如。又以爲謂足下如僕。其爲說。蓋甚不侔矣。

與龐升公

有誹笑吾文者。足下力爲辨論。然不足介意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吾黨文章。旣自度于寸心。又與朋友弟兄探討已定。正欲出而觀天下之論我者。彼言而是。吾將從其是。彼言而非天下之人。必且共笑其非。夫西子之美。豈衆毀所能損。無鹽媼母。雖合天下之口。諛之醜。亦終不可蓋。常見時人。惡人規正。則大相攻詈。吾以爲未達也。與其受天下後世之指摘。何如就一人之切磋。爲得乎。足下愛我。故陳鄙意以答。

魏伯子文集

尺牘

卷二

牘十五

四

魏伯子文集三卷目

記

泥壺記

獲鹿記

傷市記

學文堂記

說

師說

續師說

東房說

元慈字說

疑信說

碑

魏伯子文集

目

卷三

北門碑

南門碑



魏伯子文集卷之三

記

寧都魏際瑞

原名

善伯著

叔弟

禧冰叔訂

○泥壺記

李子有陶泥之壺揭而登于翠微高千仞也墜焉而弗破魏子曰異哉李子其藏之也他日李子滌于峯之澗置而遺越晝夜李子告魏子魏子曰惜哉李子曰夫或者其存之也魏子曰甚矣夫李子之謬也子

魏伯子文集

記

卷三

泥壺一

一

其以鄉者之墮而弗破也夫此澗注流而下枕石彼嶸嶸之凹若釜者圓若瓜者凸若椎者跛若鹿者方且躍乎傲乎逐乎擠乎而隕蹶于洄波之衝而何有于此乎李子曰然吾筮之得明兩之九三其辭曰日昃之離離者麗也麗故弗墜然已離其故而欲墜故曰昃也三居下之上而九得其正故欲墜而弗墜然三居下之上則下盡而上已離是宜失其蓋上雖離而未動是其蓋當于故處也三錯震為噬嗑其辭曰噬腊肉遇毒小吝言口遇剛而受毒是宜損于口此

言其吝小者。但可嗟惜而已。于是命童子指而探之。得蓋于故沙中。其左耳而右喙者。復追尋而得于石罅之底。李子取視之也。而喙傷一裂。魏子曰。壺其猶李子乎。斯其至誠所謂顛撲不破者也。

謝約齋曰。參伍盡變。其巧會處似左傳說筮。

魏伯子文集

記

卷三

泥壺一

二

○馬嶺灣獲鹿記

己酉春三月都御史白公自長安巡歷鳳翔漢中諸
郡又東南踰嶺浮漢而及興安反旆于石泉道馬嶺
側師行囂囂群鹿駭起各驚絕而散懼一鹿狂奔及
騎遂躓于隅有操弓矢者中其項領不再嘔而獲焉
三軍歡呼聲震巖谷乃群衆以獻公公命摘肝燔肉
以飫僚屬剖而視之且有胎麋公欣然顧而謂子曰
是一發而獲兩者也子嫻于文不可以無記予在昔
竊聞東國之俗人莫不精弧矢務馳獵稻梁黍稷所

魏伯子文集

記

卷三

馬嶺一

三

不給者莫不取飫于禽獸之肉今觀公之斯行也歷
地方二千五百餘里爲時四十有四日跨各山大澤
平原豐藪者不知凡幾其遭麋鹿雉兔日數十百雖
未嘗不張弓挾矢噪衆而馳之而禽獸之獲保生命
全肢體者四旬二千五百餘里之間莫不皆然蓋于
是乎歎公之仁而謂昔之所聞爲不足信也夫物莫
不各貪其生而人之爲性又復各求其所欲今不競
獲以遂物性而獲之者又以饜彼此所求抑何其仁
且勇乎予雖不文不容不載筆以記且爲之頌頌曰

洗洗白公屨。耀其武。爰狩于南江。漢之滄涉。涓跡河
跨陵絕谷。中有禽獸。雉兔麋鹿。惟雉。翔惟兔。迴顧
惟鹿。跂跂不知。公怒。馬嶺之側。石泉以東。鹿各群。斯
一與矢。逢矢。匪鹿求鹿。自矢觸顛者。獲之。厥麋在腹。
公曰。樂哉。我士無謹。熟燔其肉。腥咀其肝。謂子曰。來。
汝嘗汝食。子曰。殺胎爲我心。惻。惟公曰。嘻。子曰。否。德
放麋。違命敢辭。託國。

叔弟冰叔曰。本是滑稽。却說得典雅。鄭重然愈典。
雅鄭重而滑稽。妙愈入神矣。

魏伯子文集

記

卷三

馬嶺二

四

〇〇海市記

海鹽有放庵庵之僧曰自慶者曰吾居此十年矣亦嘗見海市城郭人民樓觀猶登州也惟城中牛馬出則大水徒牛馬水亦不溢云是為庚戌二月二十有五日是日也春初霽艸木之華待霽而榮者如積怒之不可遏于是大中丞范公名承謀字觀公遂以次日霽定巡行於海甸予與諸同志者登涉園之石以觀于海緘水成岸互如銀沙將不可紀極而林木障其北公忽遣騎來言曰海之北樓臺出矣眾皆騎而往則有

魏伯子文集

記

卷二

海市一

五

若堡者若松林者若城垣雉堞者于是若堡者變而為亭林木者為楹山若鞍城垣雉堞長互而為橋橋之上若二人扛帷轎而徐徐若行又有山正方形如屏者折其角而轟然為單峯如筆于是而亭者復為芝芝為蓋蓋為盤盂皆有跗承之業業然如籩豆楸之山半折為二一伏一偃者分焉于是與盤盂皆又為亭而正之轟然者為亞字又為員又折為峯而盤盂楸山之為亭者又為腰鼓而橋不可復見矣惟歷歷如碎石折為峯者仍正方形也諸為腰鼓者為飛蓋

矣。正。方。之。上。爲。人。獨。立。焉。或。曰。正。方。者。名。鐵。山。其。先
爲。堡。爲。林。爲。城。堞。者。曰。關。牛。山。人。皆。可。至。然。則。是。山
也。何。以。變。且。其。或。有。之。也。亦。見。于。秋。年。七。十。者。曰。未
嘗。春。見。之。也。于。是。乎。自。午。以。至。于。未。之。末。而。所。謂。山
者。亦。杳。然。沒。焉。土。人。之。謂。山。也。是。邪。非。邪。或。曰。大。中
丞。公。出。入。蛇。龍。虎。豹。之。區。往。反。且。萬。里。沾。淫。雨。暴。驟
腸。飯。蔬。嚙。菜。方。一。年。所。浙。民。之。苦。荒。逋。災。傷。者。爲。數
百。有。餘。萬。一。旦。蠲。釋。延。及。子。孫。天。地。知。公。一。無。所。受
于。是。乎。不。愛。其。奇。矢。以。相。祝。予。從。公。之。後。而。以。得。此
魏。伯。子。文。集。記。卷。三。海。市。二。六。

士是子維成高法
巨觀也。于是乎爲記。

陳椒峯曰：忽起忽住，忽單忽複，忽聚忽散，使人目眩心疑，皆意思所不到，便是一幅海市，不必樓臺城堡也。至其章法句法，離奇變化，有昌黎《西記》所不能到處。

學文堂記

椒峰陳子闢其宅右个作讀書之堂堂三楹隙地爲
舞雩立石巒巒然花艸梅竹雜植之岸然而前臨者
有亭左通長廊右曲道欄楯窗戶閣室高下其間一
畝之宮縈若苑囿堂東西列書櫃八皆陳子所誦讀
者也而自署其堂曰學文孔子曰予生也晚其自道
則曰學而不厭學至于孔子止矣而猶自慨生古人
之後若以古人爲不可及旣曰予生也晚則又嘗曰
竊比于我老彭蓋無不以古人爲先生而自視弟子

魏伯子文集

記

卷三

學文一

七

之列世之人其去聖人也不知其幾倍徒而往往薄
視古人抑獨何耶夫古者文以載道後世以爲辭章
之學若營一技然欲技之精者必不能以無所學而
得故韓子曰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蓋嘗見
今之爲文者稍能執筆輒矜然以謂世之無人其或
竊古人之狀貌畧得其意則自以爲過之視天下後
世之人如其弟子是故文未成而學已廢矣於戲陳
子之文著于天下乃後後然學之如恐不及矜以名
其堂固將曰吾內存弟子之心外爲弟子之事不惟

安之而且以正告於人世之人其亦將廢然而自反
矣乎吾知陳子之坐于堂登于石憩于亭遊翔于廊
廡花竹艸樹之間足以成其文章者蓋不獨學于古
人而後謂之學也已

祁子湘日本爲慨世之文而筆情斷續搖曳如白
雲在天隨風舒卷但覺意味深長○通篇全發議
論却無議論氣

魏伯子文集

記

卷三

學文二

八

魏伯子文集卷之三

說

寧都魏際瑞原名善伯著

叔弟 禧冰叔訂

○○師說

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惑而不從師者其為惑終不解故人之不能無師猶瞽者不能無相病者不能無醫也師也者所以明瞽聰聾智愚敏魯文稚野達拘迂才頑冥人禽獸其

魏伯子文集 說 卷三 師一 九

為體也隆為用甚重為德博而為道也尊體隆德博故其為教風動而能化其象謙尊而光師也者登三綱而四配天地君親而五而今之為師者不然若以為技斤斤矻矻役于主人以道謀食師而匠者也館穀隆殺教別輕重苟得而已不顧其後師而賈者也惟其意而我從之則惟恐譽不至利不歸進退喜怒聽于人含怒畜垢而不敢發是師而奴隸者也為之說御詐術相冒主人甘其行弟子服其事使吾利日豐而人心日以壞是師而盜賊者也受不才子弟挾

叔弟云此
可以教人
爲師之法
天地君親
語確有實
境非奉治
禮樂之言

奇貨而居不惟長之而且逢之不惟示之且身先之
放辟邪侈無不爲人不肯齒與爲類是則又師而禽
獸者也而或者宅心曖昧之中持其機械喜怒憎愛
反于常鹿焉馬之狐焉虎之猴焉冠之簋之揚之顛
之倒之使人擬議而不得其故是則又師而鬼魅者
也夫爲人師者自以工賈奴隸盜賊禽獸鬼魅爲其
道而使人以工賈奴隸盜賊禽獸鬼魅待其師無怪
乎天下相率于陷溺以成侮亂之世而斯文之道墜
矣若夫君子之爲人師者則不然體甚隆用甚重德
魏自子文集 卷三 師 十

博而道尊合則從不合則去萬鍾千駟不可得而加
也賢者主之不肖者奴之頑嚚孽贖不可得而亂也
學者有要應者無窮故無入而不自得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故人不知而不愠也因材而篤有如天之
時遷物而良有如地之勢明禮樂修政刑有如君之
德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有如親之恩是以其道甚尊
其用甚重也而今之爲師者與師師者不求夫尊重
之益而相率爲輕賤以自卑其將有能視而瞽無所
疾病而亡者矣嗚呼師道之不尊于天下豈斯世之

幸哉

彭躬庵曰世不尊師由于師不自尊故伯子特爲
端本之論前段刻画幾于画地獄變相後段贊揚
唱歎亶亶不已乃見其用意之厚也余曾作三館
教式叙畧同大指特遜此暢切耳

魏伯子文集

說

卷三

師三

士

○續師說

南豐甘子

名京字樓齋

與謝子為友

名文瀉字秋水

已而服之誠

也。遂師謝子。魏子曰：甘子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或曰：

孟子有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甘子不能無友。

尤不能無師。其不能自與亦已明矣。子之豪傑之言

也。何居？魏子曰：此甘子之所以為豪傑也。豪傑之士

能為人。所不能為。今之自命為豪傑者，為道學則曰：

予聖為文章，則曰：子班馬韓歐李杜為帖槩，則曰：子

歸胡王鄒而為經濟武備儲時，則曰：子韓范曰子孫

魏伯子文集

說

卷三

續師

三

吳曰：予蕭何劉晏嗚呼！其無不欲為人之師也。如此

此天下所以相率于庸惡陋劣而無一特然自立之

人也。人之需于師友如飢寒之衣食草木之待灌溉

苟無是焉，則壯者必委而榮者必萎，于以興也不亦

難乎！且夫為舉世之所不為，于舉世所怪笑而毅然

安之以直行其志如山之起屹然而不動，如水之決

浩浩乎其莫遏，故曰：豪傑之士有時能奮立于天上

有時能伏泥中，有時可以絕類獨上而不畏天下古

今之橫議，此語尤難然不透此開終不成大豪傑有時屈情從眾不避庸俗之名，是故世有

待而甘妙子無待吾故曰豪傑之士也世無待而甘九妙

有待吾故曰豪傑之士也
叔弟冰叔曰文亦有挺然自命之氣

魏伯子文集

說

卷三

續師

十三

東房說

先子授瑞以東偏之房故書籍器物恒以東房記之
久之而人呼以爲我號則遂有爲之說者曰震東方
也長子居之三子之中子爲長故曰東房或曰子瞻
號東坡子之號東房也是東坡也或又曰留侯字子
房子是以號東房夫古人既自古人即使我真子瞻
子房亦何必取彼之所謂東與所謂房者而自號之
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爲人自名相如後之黃生
以白居易字樂天遂名居難字樂地之二者則皆智
魏伯子文集

說

卷三

東房一

十四

者之所嘻笑而以爲不倫者也或曰君子陽陽左執
黃右招我游房其樂只且傳曰房東房也東房之說
此爲著然而皆非我之所爲東房者雖然吾寧取諸
長子之說與陽陽而自得其樂者也

○○元慈字說

友兄李咸齋字其子萱孫曰元慈曰萱者慈艸也字之蓋以起孝友弟魏際瑞爲之說曰焉得諼艸言樹之背諼忘也所以忘憂也父母于子無所不用其憂人子惟不忍其父母之憂則皇皇焉將終身而不敢自逸毋暴戾僂辱以毀傷其身毋浸淫嗜慾以翦伐其命毋放辟邪侈詭隨放惰以戕賊其性如是焉而已不登高不臨深不惡人不慢人不斷樹不殺罽可以爲不忍矣其可爲慈也已矣

魏伯子文集

說

卷三

元慈一

十五

彭中叔曰語語切摯然作文線路頗爲微巧

疑信說

或問曰子之言曰多疑之夫恆疑君子而信小人其說可得聞與魏子曰多疑者君子小人皆疑者也惟小人知人善疑則必工其術而使之信于是深蔽其惡暴其美一言必謹焉一動必飭焉奸誠則動之以涕妙洩好直則投之以諫評疑人者悅其與吾合而信之篤也夫既已自恃其善疑卽無往不自恃其善信是故善疑者之信小人蓋有至死而不悟者矣君子中存光明坦易之心外不飭言行過差之失疑人者

魏伯子文集

說

卷三

疑信一

六

始疑之再議之終則確然信之

謂信其非君子

于是乎君子

不忍受疑而遠去小人則相終始而無或間之也故

曰用人勿疑任賢勿貳又曰疑謀勿成畜疑敗謀古

之聖賢所以用人交友者惟忠信而已矣夫未有待

人以小人而人樂以君子相報者也故曰疑者貳也

我則貳矣人何以同心乎唐之德宗猜忌爲世主之

冠然于盧杞之奸曰朕殊不覺于裴延齡則且知其

欺誕而寵任之故雖有一陸贄而終遭貶逐嗚呼此

其所以務求君子而惟用小人也

叔弟冰叔曰自恃其善疑卽自恃其善信一語破
的

魏伯子文集

說

卷三

疑信二

十七

陳將軍北門碑頌

南嶺左協中軍陳將軍威足以震賊仁足以惠民忠
信足以格上禮義足以取友于其既去民不能忘立
石城北門俾君子觀之所以勸賢也頌曰

維此陳公克奮其武馘颯渙群群不敢怒公別穆穆
以寧以撫曰吾民哉民曰父母維茲制府厥惟節帥
公祈我民而公成瘁我公翼翼我公斌斌亦惟我公
事賢友仁粵此北門實維公宅公去其居民立其德

季弟和公曰格簡可法

魏伯子文集

碑

卷三

頌一

十六

○陳將軍南門碑識

歲在戊戌季冬之月南頓左協中軍陳公希尹遷仕
肅州行仁愛入民深民與相忘其去也乃不能忘為
立碑于縣郭南門外南門者寧之通衢也州郡都會
之使行旅之過者盡得而觀覽焉辭不溢美所以厚
君子也

識曰輓近以降威愈嚴則頌聲愈煩而嗣福屏障之
起日如不及至其引領方且以古人為弗如然執是
以問民焉民弗信也公既去乃為之碑民情大可見
魏伯子文集碑卷三南門 充

季弟和公曰簡而古



